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語林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塗肇修

語林卷二十九　　明　何良俊　撰

假譎二十九

夫君子所貴者誠假譎則於誠何有哉蓋雖權以濟事亦君子所不道也

安帝時闕尚書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翟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泗流連懿

怪問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范曄後漢書曰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筭以報舅讐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為卜相工遇赦還郡徵拜議郎遷侍中

魏武嘗行軍廪穀不足私名主者問如何主者曰可行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一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

劉玄德嘗戰敗自投曹公一日曹公從容語玄德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孫本初之徒不足數也玄德方食失匕箸會雷大震玄德曰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於此曹公遂不疑玄德

宋世祖與羣臣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横上以為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姚崇與張説同為宰輔各懷疑阻張銜之頗切崇病戒
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釁隙甚深然其人素懷奢侈
尤好服玩吾身沒之後當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寳
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此當
録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録進先
礱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於我數日之後
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刋削為辭當引視鐫石仍告以
聞上崇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

數日文成敘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全

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為辭未周密欲加删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説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李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令家人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酒一榼會有客至云麻姑送酒來與君同傾飲未畢閽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還之畧無怍色

韓晉公韓滉已見自江東入覲氣槩傑出是時劉玄佐在大梁倔强難制滉欲致其朝覲結為兄弟升堂拜親駐車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玄佐敬伏乃使人密聽滉滉夜問孔目吏所費多少詰責頗細玄佐笑而鄙之

曹武穆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懾憚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名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眎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

言西人聞以為襲已皆殺之東都事畧曰曹瑋字寶臣武惠王彬第三子彬被疾真宗問以後事對曰臣二子璨與瑋皆堪為將問以優劣曰璨不如瑋瑋好讀書通春秋尤善左氏為將幾四十年威震西鄙謚武穆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正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遂有朱崖之行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

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東都事略曰何郯字聖從成都人為御史鯁切無所避為仁宗所知何將至潞公亦為之動有幕客張少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聖從同郡因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營妓善舞聖從狎問其姓妓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為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

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侑觴聖從每為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隱逸傳曰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雋偉有大志屢舉不第遂隱於家文彦博治蜀為置青城山白雲溪杜光庭故居以處之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為吏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粪錢十餘萬其子歸語其父其父

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以為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秦會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絶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秦檜當國日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為蠟炬以

衆香實其中遣馹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
使俟命一日宴客吏白燭盡適廣東方經畧送燭一罨
未敢啟命取用之俄而異香滿坐察之則自燭中出也
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使人問故則曰經
畧専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佳試爇其一不
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為奉己之専
秦檜為相日都堂左揆前有石榴一株每着實檜嘿數
馬忽亡其二檜佯不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

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佳甚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食吾榴吏叩頭服

韓彦古尹京日周公謹癸辛雜志曰韓彦古字子師詭譎任數處性不常孝宗時為京尹李仁甫惡其詭譎弗與交請謁一日瞰其亡往見之韓實未出既見延入書室請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既見臨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不獲遂為强留室有二厨貯書牙籤黄袱扃護甚嚴仁甫問此為何書荅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時仁

甫方修長編旣成有詔臨安給筆札就其家繕録以進
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仁甫聞其言亟欲得見韓言家
所秘藏將即進呈不可他示李益窘再四致禱乃曰且
為某飲酒續當以呈仁甫為盡量每杯行輒請酒罷笑
謂仁甫曰前言戲耳此即公所著長編已用嘉紙作副
本裝治即以奉納使可進御矣仁甫視之信然葢陰戒
書吏傳録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賞輒先録送
韓所故仁甫方成韓已得全帙仁甫雖奮愧不平亦幸

蒙其成遂用以進宋史曰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倣司馬光通鑑例斷自建隆迄於靖康為編年一書凡九百七十八卷名長編

黜免三十

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況三代以下士鮮全德世率以寸朽而棄大材徽類而遺美寶君子蓋深惜之

蜀先主銜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張裕已見蜀志曰裕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下獄將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荅教曰芳

蘭當門不得不鉏（蜀志曰裕甚精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

李令伯（李密已見）入晉自負才器常望內轉而羈旅無援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賜餞東堂詔令賦詩令伯末章云人亦有言有因有緣仕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帝大忿怒廢黜于家

摯瞻為王敦戶曹參軍（摯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為戶曹參軍）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裘雖故不宜與小吏敦問何為不可

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下乎敦言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視去西陽如脫屣耳

殷中軍殷浩已見被廢東陽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康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殷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顔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

何長瑜為臨川王義慶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族

人何曷以韻語序臨川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五六句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一時人士並為品目盡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臨川以白太祖長瑜從廣州南史曰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軍諮議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並有詞章之美引為佐史

謝惠連隨父方明在會稽郡愛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流徙廢塞不豫榮伍殷僕射景仁愛其才因言次白太祖臣兒時便見世中有此文而

論者云是恵連其實非也太祖曰若如此便應通之即用爲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

袁陽源袁淑已見不附劉湛大相乖忤陽源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懐璧莫向楚楚少别玉人門非種蘭所尋以久病免官

梁武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悦加其賞賚曽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劉孝標劉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

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孝標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竟不見用劉乃著辯命論以寄懷

高祖於鍾山造大愛敬寺王思寂有舊墅在寺側良田八十餘頃是王丞相賜田高祖遣主書宣旨就思寂求市欲以賜寺思寂荅旨云此田不賣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高祖怒付市評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為吳興太守南史曰王騫字思寂一字玄成王儉子也性凝簡慕樂廣之為人不事產

業有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仕至度支尚書加給事中

宋考功宋之問已見在天后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意詩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但以其有口過蓋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慙憤

孟浩然極爲王右丞所知一日王待詔金鑾召浩然商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愕伏床下王不敢隱因奏聞

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召見上曰卿將得詩來否浩然奏曰臣偶不齎所業上即命吟舊作浩然拜舞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聞之憮然曰卿自不求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朕因放歸南山

開元中東宫官僚清淡薛令之為右庶子題詩自悼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綰羮稀箸易寛何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上幸

東宫覽之索筆題其榜曰啄木口嘴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謝病歸唐詩紀事曰薛令之閩之長溪人肅宗在東宫令之為右庶子積歲不遷棄官歸乾元中肅宗以舊恩名令之而令之已先卒

開元中陸堅在中書以麗正學士供擬過豐謂朝列曰此亦何益國家致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謂諸人曰說聞帝王功成則有奢僭之失或興造池臺或躭玩聲色聖上重儒崇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麗正即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所費者細

所益者大陸子之言未為達也玄宗後聞其言陸之恩待稍薄

李適之為相疎直坦夷時譽甚美唐詩紀事曰適之常山愍王孫天寶初代牛仙客為左相朝退每邀賓戚談諧賦詩為李林甫排誣罷免朝賢雖知其無罪然謁問甚稀適之意憤日飲沉酣且為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林甫愈怒終遂不免

徐常侍久在中書常參李右座議李林甫已見右座被廢常

侍恐為罪累逃隱衡山為東林寺掇蔬行者詐為喑啞數年後值修建佛殿僧中選善書者題梁已二三人忽徐行者跨過掌事怒以杖連擊其背徐乃畫地曰某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乞試之使題數行諸僧皆悅服因遣盡書之時李北海遊嶽觀其題處曰不知徐公在此乃名至握手言曰朝列於公已息論矣遂解其布褐釋以簪裳因戲徐曰徐侍郎曾吟峴山思駐馬漢水憶迴舟否徐曰喑啞之時亦默詠之即與同載北歸唐詩紀事

曰徐安貞始名楚璧應制舉三登甲科開元中為中書舍人帝屬文多令視草終中書侍郎

陸宣公謫忠州土塞其門家人由於狗竇中州將不得謁面

張祜深為令狐楚所知楚鎮天平自草薦表以祜詩三百篇隨表進上祜至京屬元稹在內庭帝以問稹稹曰祜雕虫小技壯夫不為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由是失意東歸

令狐綯劉昫唐書曰令狐綯字子直宰相楚之子大中四年以兵部侍郎平章事曾以舊事

訪於温庭筠庭筠荅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轗軻以至終身摭言曰開成中温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以文為貨識者鄙之

唐詩紀事曰庭筠彦博裔孫與李商隱俱有名時號温李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建隆以後宰相往往不由文翰聞望皆出穀下穀不能平仍俾其黨因奏對言穀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乃作詩書于玉堂

之壁（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也能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

丁崖州當政日置宴私第忽語於衆曰嘗聞江南國王鍾愛一女一日諭大臣曰吾止一女姿儀性識特異於人卿等為擇佳壻須年少美風儀有才學門第高者或言洪州劉生為郡參謀風骨秀美大門博學有文可以充選國主召見大喜尋尚主拜都尉鳴珂鏘玉出入禁闈良田甲第珍寶奇玩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幾主殂

國主悲悼不勝曰吾將不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還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失丁笑曰某他日不失作劉參謀也坐中莫不失色未幾有海上之行籍其家子然南去

楊文公為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踰年不調有啟謝朝中親知云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兄弟甘受首陽之餓後除汝州希旨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啟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困

蒺藜尚關弓而相射當事諸人益惡之
東坡既謫黄州復以先知徐州日不覺察妖賊事取勘
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謝神宗讀至無官可削撫已知
危笑語曰畏喫棒耶

儉嗇三十一

孔子曰與其不孫也寧固蓋深惡奢僭甚之也夫齊相
以濯冠見譏魏人以葛屨興刺下此則戔戔小人纖嗇
委瑣又安足道哉

沈叔山在吳有美名性至儉忝張惠恕使蜀時詣沈别沈入内良久出語惠恕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絶無麄者惠恕佳其能顯非江表傳曰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譽但性儉吝

和長輿性至儉嗇家有好李諸弟往園中採食皆計核責錢

王琨儉于財用設客不過兩盌酒輒云此酒難遇鹽豉姜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内外有求琨手自賦之

世祖幸芳林園就虞侍中悰求扁米粣虞獻粣及雜肴數十轝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虞求諸飲食方虞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虞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夏侯亶性節儉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呼簾為夏侯妓衣南史曰夏侯亶字世龍譙郡譙人父詳天監元年徵為侍中亶仕至豫州剌史

侈汰三十二

記曰奢則遏上正孔子所謂不孫也夫僭擬者王誅之

所不赦余觀侈汰之徒皆取禍不旋踵蓋有所由來矣
馬季長居宇器服多存侈飾教養生徒常數千許自坐
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高足傳授鮮
有入其室者
劉威碩在蜀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妾數十能為聲樂
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蜀志曰劉琰字威碩魯國人有風流善談論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厚親待之隨從周旋常為賓客然不豫國政領兵千餘隨諸葛武侯諷議而已
劉尚書劉寔已見詣石季倫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褥甚

麗兩婢持錦香囊尚書惶遽反走語季倫向誤入卿內

季倫曰是廁耳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

好

符朗過江時與朝士宴會諸人並用唾壺朗欲誇之使

小兒跪而張口承唾含出

謝靈運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形制世共

宗之咸名為謝康樂

虞景豫悰善為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享賓王問今日肴羞寧有所遺不虞曰恨無黄頷臛何曾食疏所載也

羊祖忱羊侃已見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儛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時東宫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

徐湛之已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行遊塗巷盈滿兩目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是昶之子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特兼何孟之美

河間王琛駿馬千餘疋以銀為槽窓戶之上玉鳳啣鈴金龍吐旆

陳顯達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後皆集陳氏家

蕭宏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房數百餘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

南史曰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梁文帝第六子也天監元年封臨川王位揚州刺史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修宮室窮極侈麗為妃作七寶冪䍦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為水殿香粉塗壁玉砌

金堦梁柱棖楝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
每與賔客妓女絃歌於上
煬帝作西苑其内為海海壯有龍鱗渠作十六院門皆
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剪綵為芰荷乗輿臨幸則
去水而布之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
夜遊曲馬上奏之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駞負凾盛水養魚以
自給

唐太宗盛飾宫掖大然燈燭與蕭后同觀之因問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荅固問之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自不同帝問隋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盡沉水香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以甲煎簇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葉甲煎二百石房中不然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内所爇是膏油但覺烟氣薰人太宗良久不言口

刺其奢而心伏其盛

韋陟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閹童列左右常數十倅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選膏腴地藝穀麥以鳥羽擇米每食視廚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箸明皇雜錄曰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善屬文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

何良俊曰觀韋陟如此舉動其奢縱無檢幾於不孫縱其人地甚高亦已減十之四五以宋廣平之清德

而猶歎譽之不置何耶豈其兄弟杜門時嘗矯矯自立茲豈其鳳德之衰耶廣平語載賞譽中

韋陟廚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時人為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夤緣須入郇公廚

岐王宮於竹林内縣碎玉片每夜聞相觸之聲即知有風號占風鐸劉昫唐書曰惠文太子隆範睿宗第四子也封岐王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與閻朝隱劉廷琦張諤鄭繇篇題倡和又多聚書畫古蹟為時所稱

王元寶嘗以金銀疊為屋壁以紅泥泥之别置禮賢堂

以沉香為軒檻以鑌鐵甃地面以錦文石為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圃花徑中泥雨不滑人呼為王氏富窟開元天寶遺事曰王元寶京師巨豪也　李冗獨異志曰明皇嘗問元寶家財多少對曰請以一縑繫陛下南山一樹南山樹盡臣縑不窮

于頔為襄州日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

元載末年造芸暉堂擣芸香為屑塗壁更以沉檀為梁棟飾金銀為戶牖蘇鶚杜陽雜編曰芸香草也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可以塗壁

元載寵姬薛瑶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載處以金絲却塵褥

李昌夔在荆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皆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

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荅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續世說曰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

重出入將相垂二十年服飾玩好歌鍾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李德裕營平泉莊遠方以異物奉之或題曰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

李德裕好飲惠山泉自京至常州置遞時號水遞

李德裕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為之過三煎即棄其滓於溝中

王廣津作相日庭穿一井合玉為櫃嚴其鐷鑰天下寶玉真珠投置其中汲其水供飲後廣津被刑其骨肉之

色並如金

張功甫是張循王諸孫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揺雲表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賔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已發未荅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内出郁然滿坐羣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别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妓執板奏歌侑觴

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卷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鵞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齊東野語曰張鎡字功甫循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無不交遊於誅韓有力賞不滿意又欲以故智去史事泄謫象臺而殂

忿狷三十三

夫以伯夷之隘尚曰君子不由若夫勁狹之徒一遭慍

忤即怒目攘臂其去伯夷何遠哉然且曰望望然去之在伯夷則有然矣故孟子非惡伯夷惡後世之以伯夷為口實者嗚呼君子何可不知所以自養也

許子將許劭已見與從兄文休許靖已見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子將為郡功曹排擯文休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典論曰汝南許劭與族兄靖俱避地江東共爭論於太守許貢坐至於手足相反

時苗令壽春日將濟作揚州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時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

蔣濟豎之墻下旦夕射之魏畧曰時苗字德胄鉅鹿人為大官令領其郡中正至於敘人才不能寛大然記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

魏國既建杜子緒魏志曰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曾祖安祖根著名漢世襲避亂荆州劉表侍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竒於表襲曰吾與子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為撥亂之主而規委身哉子見能不已非吾徒也遂南適長沙建安初逃還鄉里太祖以為西鄂長歷官侍中

王仲宣和陽士王粲已見魏志曰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與親舊南依劉表太祖定荆州辟為丞相掾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選用儉節洽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

並以彊識博

聞見知魏武遊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於陽士杜甞獨見魏武留語直至夜半仲宣性躁競中夜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陽士笑曰天下事豈有盡耶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

王僕射敬弘諸兒孫歲中不過一再見見輒剋日恢之為新安太守敬弘子甞請假還東定省王剋日見之至日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王呼前既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南史曰敬弘子恢之瓚之昇之孫秀之延之曽孫綸

之凡四世並方嚴尅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

王敬弘諸子未嘗教以學問人問之荅曰丹朱未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

王錫年二十四辭吏部郎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温清隔簾趨侍

謝弘微至性寛博與人未嘗有牾末年嘗與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一客唱言西南風急或至覆舟其人悟而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覺其有異未幾果

卒

虞玩之好臧否人物王仲寶常舉員外郎孔逷玩之頗持異議仲寶甚恨之後玩之亡後孔瑄就仲寶求會稽五官仲寶方盥投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殊惡虞玩之至死煩人虞玩之王儉並已見南史曰玩之東歸儉懷恨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

段相文昌性介狹每燕賔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訶在西川有進士薛太白飲酒稱名太多明日遂不復召

梅侍讀詢晚年躁於禄位嘗朝退過閤門見箱中有錦軸云是胡侍郎則致仕告身同列取視梅遽避而過曰嘝重而言甘誘我也何以視爲時人多笑之

梅侍讀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慶歷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使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鐘

鼓樂清時不聞如此合閙

倪元鎮修潔不能容物嘗寓其姻鄒氏家鄒塾師陳子章有壻曰金宣伯一日來訪元鎮聞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見其言貌麄率大怒掌其頰宣伯媿忿不見主人而去鄒出頗怪之元鎮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吾斥去之矣

讒險三十四

夫讒險之毒慘於戈兵是以吉甫慈父也伯奇孝子也

不能不致疑於掇蜂之間成王明君也周公賢臣也猶必有待於風雷之變故孔子以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既謂之明又謂之遠嗚呼難矣況乎義闕君臣恩非父子聽言者非成王吉甫之能詳致謗者無周公伯奇之可指幾何其不見惑於交搆之徒耶巷伯之詩欲取彼譖人投之有昊亦豈過也

曹公欲加害孔北海使路粹作奏典畧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象擢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

陳琳阮瑀等典記室粹承旨文致融罪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宫掖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衡與融交相贊揚衡謂融仲尼不死融謂衡顔淵復生諸如此類辭語甚多融死之後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

姚崇天資權譎始為同州張説以素憾諷趙彥昭劾之及崇當國説懼潛詣岐王申款他日朝退衆皆趨出崇

曳踵爲有疾狀帝詔問之對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其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説輔臣而密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説出相州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好訣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踈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爲愛已而薄適之

李義府貌足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

盧杞以關播韋柔可制因從容言播材任宰相其儒厚可鎮浮動乃拜同平章事事大政一決於杞嘗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至此奈何開口争事耶播即噤畏不敢與争

李揆為盧杞所惡用為入蕃會盟使揆辭以老恐死道路不能達明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達朝事非揆

不可且使揆則異時年少於揆者不敢辭揆遂行至蕃

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

彼李揆安肯來耶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

擇人代之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

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

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

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

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鎰知為杞陰中
然辭窮因再拜受詔
穆修有詩名多遊京洛有題其詩於禁中壁間者真宗
一見大加賞歎問為誰詩左右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
此公卿何不薦來時丁晉公在側從容荅曰此人行不
逮文由此上不復問
王冀公既以城下之盟短寇萊公於真宗真宗曰然則
如何可以洗此恥冀公曰令國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

能也契丹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令不若盛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契丹聞之庶幾不敢輕中國上疑未決因幸秘閣見杜鎬問之曰卿博達墳典所謂河圖洛書者果有之乎鎬曰此蓋聖人神道設教耳上遂決用冀公之策作天書等事故世言符瑞之事始於冀公成於杜鎬

墨客揮犀曰杜學士鎬博聞强記凡有檢閲先戒小吏某事在某書第幾行取視無差士大夫有所著撰咨以古事無不知者雖晩學卑品亦應荅不倦時人號為杜萬卷性和易有懿行士君子推之

紹聖初逐元祐黨人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一日執

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頴叔云劉公平昔人推命極好章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曰劉待制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廵

秦丞相檜晚歲權尤重常有數卒皂衣持梃立府門外行路過者稍顧視謦欬皆呵止之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不敢他語惟盛稱秦公勲業明日入堂忽問曰聞昨日奏事甚久執政惶恐曰某惟誦太師勲德曠世所無語終即退實無他言秦公嘻笑曰甚感蓋已喉言事

官上章執政甫歸閤子彈章副本已至其忮刻如此

語林卷二十九

語林卷三十

明　何良俊　撰

尤悔三十五

夫言行君子之樞機也使言而見尤行而致悔豈自修之道耶故夫子於多聞多見既闕其疑殆又欲君子之慎其餘也

曹公聞丁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魏畧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父冲宿與太祖親善儀有文才太祖辟爲掾以問五官將曹丕五官將曰女人觀已見

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悦也不如與伏波子楙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太祖平河北以為伏波將軍子楙太祖以女妻之即清河公主　魏畧曰楙字子林惇仲子也文帝少與親善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都督關中太祖從之尋辟正禮為掾及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兒悞我

郤負與虞俊鄰居負先不知俊俊至吳與張温朱據會清言竟日温等敬服於是吳中盛為俊談負聞而歎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而令他

邦稱我之傑深用為媿會稽典畧曰郃貟字德方餘姚人

陸平原陸機已見為河北督已被間搆内懷憂懣聞衆軍警角鼓吹謂孫顯世曰晉書曰孫拯字顯世吳郡富春人能屬文吳黄門郎入晉為涿令陸機被誣收拯考掠兩踝肉盡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遂同死獄中今我聞此不如華亭鶴唳八王故事曰華亭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 吳郡圖經曰華亭縣本嘉興縣地天寶十年置因華亭谷為名

孔熙先與范曄同逆下獄被責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

有異志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

沈休文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淡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

張玄素出自刑部令史仕至三品太宗問云在隋任何官曰縣尉又問以前何官曰流外又問在何曹司玄素將出閤門殆不能移步精爽頓盡色類死灰朝臣見之

多所驚怪褚遂良上疏切諫太宗曰朕亦悔此問

唐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召閻立本圖其狀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瞻望坐賓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牆緣精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技

陸鴻漸與常伯熊皆精茶理范攄雲溪友議曰鴻漸嘗為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

茶灸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
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
御史李季卿宣慰江南劉昫唐書曰李季卿丞相適之子也弱冠舉明經頗工文詞代宗時拜御史大夫奉使江淮宣慰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
至臨懷縣館或言伯熊善茶李季卿請
為之伯熊著黄帔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
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為歡兩杯既到江外又有言鴻
漸者李公復請為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
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弩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
漸夙遊江介通狎勝流及此羞愧遂著毀茶論

哀帝時魏博羅紹威以牙軍之逼召朱全忠全忠殪八千餘家其餘攻討悉平全忠留魏半年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全忠之去蓄積為之一空紹威雖除其偪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為此錯也

劉孟節酷愛山水天資絕俗青之南有冶原歐冶子鑄劍之地山奇水清旁無人烟叢筠古木氣象幽絕富鄭公鎮青為築室原上孟節常寓居龍興僧舍之西軒往

往凭欄靜立慨想世事吁唏獨語或以手拍欄杆自詠詩曰讀書悞我四十年幾回醉把欄杆拍皇朝類苑曰劉槩字孟節青州壽光人少師种放篤好古學而天資絶俗與世齟齬故久不仕其後范文正公文潞公皆欲薦之朝先生懇辭二公亦不敢强以成其高尚

黃德潤事阜陵孝宗陵名人或議其循默淳熙末上將內禪一日朝退留二府賜坐從容諭及倦勤之意諸公交贊公獨無語上顧曰卿以為何如對曰皇太子聖德誠克負荷顧李氏不足母天下宜留聖慮上愕然色變公徐

奏陛下間臣臣不敢自默然臣既出此語自今不得復覲清光陛下興日思臣之言欲復見臣亦不可得矣退即求去甚力後壽皇在重華宫每撫几歎曰悔不用黄洽之言或至淚下宋史曰黄洽字德潤福建侯官人通判福州名為太常丞請外孝宗方厲精求治曰黄洽厚德方任以事不許後歴官御史中丞

洪景盧在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誥沓至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一老人負暄花陰問之是京師人累世為院吏今已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

復為吏故養老於此因言閒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洪喜其言告以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老人復頌曰學士才思敏速真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老人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速亦不過此但不曾檢閱書冊洪為赧然自恨失言

宋史曰洪邁字景盧皓季子也幼讀書日數千言一過目輒不忘博極載籍雖稗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獵淳熙三年拜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

尹少稷穡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後乃附

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為士大夫之戒

紙漏三十六

夫南山之竹不揉自直然括而羽之可以射遠況天之降才爾殊不必盡會稽之竹箭也不加隱括欲無紙漏

其能免乎是以君子貴學也

陳壽將為國志晉書曰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事譙周事蜀為觀閣令史父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沉滯者累年張華愛其才以為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孝廉除佐著作郎謂丁梁州曰若覔千斛米見借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為立傳時論以此少之梁州是敬禮子文士傳曰丁廙字敬禮少有才博學洽聞建安中為黄門侍郎廙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聦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絶倫當今天下賢才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死實天命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荅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為嗣何如廙曰此國家所以興衰天

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得與及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朝一夕況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也廣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王濬沖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與時浮沉門調戶選而已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末云勿使治城公知丞相居治城故帝稱為治城公丞相既視表荅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

敢見王公

顧虎頭顧愷之小字　顧愷之已見人笑為痴桓玄嘗以一葉柳詒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已顧引葉自蔽玄就溺焉顧目覩醜穢故云不見以珍重此葉

顧長康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南郡許皆其深所珍惜者南郡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封如舊以還之紿曰未開顧見封題如初但失去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

范蔚宗曄被收家中樂器服玩並極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一厨中著樵薪沈約宋書曰范曄臨刑與其甥謝綜同逆俱至市曄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曄既食又苦勸綜綜曰此異病篤時何事強飯曄家人悉至市臨刑問須相見不曄問綜曰家人以來幸得相見將不蹔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存來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曄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瞻望亦殊勝不見吾意故欲相見於是乎前曄妻先下撫其子回罵曄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曄乾笑云罪至而已曄所生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擊曄頸及頰曄顏色不怍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曄轉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曄呼曄為別駕數十聲曄問曰汝

恚我耶鵠曰今日何縁復恚但父子同死不得不悲

劉義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謂義基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意何若義基荅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袁淑嘗詣彭城王南史曰宋武帝七男王修容生義康永初元年封彭城王彭城問其年淑荅曰鄧仲華拜衮之歳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太傅彭城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彭城曰身不讀書何為作才語見向

謝超宗是謝鳳子有文才補新安王常侍作王母殷淑儀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曰懸罄之室何得異物耶道隆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

沈休文嘗侍梁武帝燕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坐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休文伏坐流涕帝亦悲感為

之罷酒

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荅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祖孝徵祖珽已見放縱不羈曾至交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孝徵懷中探得又魏神武嘗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竇太后令飲者皆脫帽果在孝徵髻中見者以為深恥孝徵怡然不屑北史

曰祖孝徵性踈率不能廉慎嘗守倉曹受山東課輸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匹令諸嫗擲摴蒱調新曲招

城市年少歌舞為娛遊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諸人為聲色之遊

北人謂茗飲為酪奴亦云水厄蕭正德初入北侍中元乂欲為設茗先問正德卿於水厄多少正德初不知荅云下官雖生水鄉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舉坐大笑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生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華省名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

虞世南凡世基許敬宗父善心同為宇文士及所害封德彞時為内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為口實敬宗銜之

褚遂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賜遂良使者由正門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蘇味道為相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模棱持兩端可也世號

模棱手

侯思止為左臺御史嘗命作籠餅謂膳者曰與我縮葱作之時人號為縮葱侍御

李林甫不學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

李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炅不知書嘗與嚴挺之共語稱蒸嘗伏臘乃呼為伏獵挺之語九齡曰省中乃有伏獵侍郎乎

郭弘霸為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顔間請視便液即染指甞之驗疾輕重因賀曰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溢于面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安禄山好作詩甞詠櫻桃云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黄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贄或請以一半寄周贄句在上則協韻禄山怒曰豈可使周贄壓我兒耶

韓泉是韓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甞為集賢

校理史傳有金根車錄以為誤悉改為銀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驛中已理

請一閱之刺史往視初見一室署云酒庫諸醞畢熟其

外畫一神刺史問是誰言是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

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是誰云是陸鴻

漸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葅庫諸葅畢備亦有一神

問是誰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爾是何等老子道荅曰無才無

德癡頑老子德光大喜即以道為太傅儒林公議曰馮道當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挂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勲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師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别聲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盤中有茘枝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喫茘枝請衆客同喫茘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云資政惡發也却

請衆客放下荔枝魏公為一笑

熙寧中省試王射虎侯賦一試卷云講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所變之皮又嘗試貴老為其近於親賦一試卷云覩茲黃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一時傳以為笑

余靖不事修飾作諫官日因賜對面陳乞不修開寶塔時方盛暑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

涑水記聞曰余靖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薦曲江主簿王仝善遇之為干知韶州者舉制科知州怒以為玩已捃其罪無所得唯得與希古接坐仝坐違敕停任希古杖臂二十仝遂不復仕進希古更名靖字安

道取他州解及第景祐中為館職為范文正訟寃獲罪由是知名范公入參大政引為諫官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踈筆硯今將就試宜稍温習振率然荅曰豈有三十年作老娘而倒綳孩兒者乎晏公俛而哂之既而試澤宫選士賦韻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濵莫非王不成語遂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綳孩兒矣

李獻臣好為雅言知鄭州時孫次公為陜漕罷赴闕先

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已治裝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慙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為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三盞鄙語謂遭杖為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留一食耳

王荆公為小學時嘗訪蔡君謨君謨聞公至喜甚自取茶之精品親滌器烹點以飲公公忽於夾袋中取消風

散一撮投茶甌中併食之君謨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謨大笑且歎公之真率

呂申公呂公著已見素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遊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説理性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與公同時願得公為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介甫問先正

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不許而心憐之吳中舊事曰程光禄師孟吳下人樂易純質喜作詩效白樂天而尤簡直至老不改吳語與王荆公有場屋之舊荆公頗喜之晚相遇猶如布衣時自江州致仕歸過荆公蔣山留數日時已年七十餘荆公戲之曰公尚欲仕乎曰猶可更作一郡荆公大笑知其無隱情也及王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被髮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國願死托生為公嗣京師為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王荆公作相日當生朝光禄卿鞏申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搢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天下駭笑時人為之語曰虞候為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東軒筆録曰光禄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為省判尤趨附不已

吕惠卿嘗語王荆公曰公面有䵟用園荽洗之當去荆公曰吾面黑耳非䵟也吕曰園荽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荽其如予何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何不亟去尚敢來見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荅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温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

謝無逸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一日有一舉子

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歐陽修者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不無逸曰文章也得無逸之子宗野方七歲立在傍聞之匿笑而去

建炎中車駕倉卒南渡駐蹕錢塘有侍臣因名對自陳劄子首曰恭惟歲二月東廵狩至於錢塘呂相頤浩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

金主亮南侵命葉義問視師江上義問素不習軍旅會

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口

温日觀已見嘗在朱宣慰家畫葡萄遂題一詩於上曰昔有朱買臣今有朱宣慰兩箇擔柴夫並皆金紫貴朱欣然曰朱清果是賣蘆柴出身和尚說得我著酬以驪資五錠輟耕録曰宋季亡賴相聚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為雄長廷議招懷令部其徒屬為防海民義後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上注意嚮之父子致位卿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遍天下僕從皆佩金虎符為萬戶意氣盈滿同時夷戮殆盡

惑溺三十七

夫欲之惑人迺至於溺而不能返蓋自中人以上有不能免者其能奮然自拔者幾人哉故孟子以為養心莫善於寡欲老子曰為道日損孰能知損之為道君子哉

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為夭復何恨哉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公祖仕郡為功曹陳仲舉十五時為父請勤勤顧而異之明日造焉仲舉父出迓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

後王伯宗妻卒伯宗與諸子並持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

順帝時為太尉

荀奉倩既娶曹洪女荀粲已見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後婦病亡傅嘏往弔奉倩不哭而神傷傅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奉倩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易可遇也痛悼不能已已後歲餘亦亡

石崇有妓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崇出其婢妾數十人

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索緑珠崇勃然曰緑珠我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聽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遂及於難

劉道真（劉寶）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持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子服淫

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時有妍

少必加誚責丞相不能久堪乃密營别館衆妾羅列男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疏中觀望忽見兩三小兒騎牛皆端正夫人語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兒奇可念給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驚恚不能自忍乃命駕車將黄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欲自出尋討丞相亦飛轡出門猶患遲乃以左手攀車欄右手提麈尾以柄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徒聞之乃謂丞相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丞相為信自叙謙志

蔡曰不聞加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蔡丞相大恚恨

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

范汪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奩須臾噉盡

劉邕南史曰邕穆之子襲封南康郡公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

山陰主淫恣過度嘗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帝每出行主與朝臣常共陪輦

王僧達為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為宣城靈寶已長僧達作列死亡寄宣城左丞之籍注以為已子改名元序啓太祖補竟陵典書後事發禁錮

庚炳之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户輒令拭席洗牀

王思微好潔淨左右提衣恙令用白紙裹手指宅中有犬汙屋棟思微令門生洗之意尤不已更令刮削復言未足遂令易柱

何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人稱為水淫梁書曰何佟之字士威盧江灊人豫州刺史惲六世孫祖劭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篇畧皆上口起家揚州從事仍為總明館學士仕梁至尚書左丞

魏收使梁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魏亦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為之受譴人皆稱其才而鄙其行

崔湜是崔仁師子與弟澄液從兄涖並有文翰別居清要每私宴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門戶及出身未嘗

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

喬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麗歌舞為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緑珠篇以寄情密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知之下獄死唐詩紀事曰喬知之馮翊人武后時為補闕

玄宗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一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内侍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

王維居輞川宅宇既廣山林亦遠而雅好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帚掃治專使兩僮縛帚有時不給

鮮于叔明嗜蝤蠐虫權長孺嗜人爪甲

元載納薛瑶英為姬以龍綃衣衣之衣一襲無一兩載以瑶英體輕不勝重衣於異國訪求此服

衣正辭積錢盈室室常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以錢聲必自止

李納性辯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寛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覩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算都忘其恚

孫何性落魄而酷好古文為轉運使日政尚苛峻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得數本釘於館中孫至則讀其碑辯識文字以爪搔髪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復省録文案

丁諷病癈常令兩女妓掖侍見客於堂中諷以好色致

疾既瘳亡賴益求妙年殊質以厭其心客出不能送又令一婢子送至中門曰謝訪以故賓客之至者加多乃數倍於未病時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取服忍凍而歸

東坡云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枚而尤求取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

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

米元章有潔癖屋宇器具時一滌之巾帽少有塵則濯之復加於頂客去必濯其坐榻

米元章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嘆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公若不見從甚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

遂與之

彭淵才游京師十餘年其家饘粥不給父以書促歸跨一驢攜一布囊親舊相慶曰布囊中必金珠也君官爵雖未入手且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囊中所有可早出之淵才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也汝可拭目以觀既開槖乃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稿草一巨束

一士人以鬻書為業盡揞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

入京中塗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貨之而鬻書者雅有此癖一見甚喜乃曰無庸貨也我與汝估其值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磈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聞者無不絶倒

趙子固已見嘗得姜白石所藏定武不損本褉帖乘舟夜

汎而歸行至雲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襆被皆渰溺無餘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語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也因題於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仇隙三十八

甚哉怨毒之於人遂相讐陷有殺其身而不悔者可畏哉故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亦聖賢之深戒也

獻帝嘗宴見孔文舉與郗鴻豫（司馬彪續漢書曰郗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問文舉曰鴻豫何所優長文舉言可與適道未

可與權鴻豫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

遂與文舉互相短長范曄漢書曰操以孔融論建漸廣慮鯁大業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讐怨操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殺身為君破家為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晁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鈎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

鴻豫亦無恩紀然顧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晁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護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虫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跨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貶減之於己猶蚊虻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轂巨猍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他者奉尊嚴教不

敢失墜郄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縠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希腹心修好如初

王平北在任王乂別傳曰王乂字叔元瑯琊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府作亂文帝西之長安徵為相國司馬遷尚書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有簡書將免官夷甫時年十七夷甫是平北子見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羊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羊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初羊以軍法欲刑王濬沖夷甫又忿羊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

當朝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謝玄暉頗輕江祏祏嘗詣玄暉玄暉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復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為輕已後遂搆害玄暉

劉長史（劉孝綽已見）與到茂沿（到沿已見）友善同遊東宮劉自以才優於到每於宴坐嗤鄙其文到常銜之及劉為廷尉正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到尋為御史中丞遣令史按其事遂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

高祖為隱其惡改妹為姊免孝綽官

王偉侯景之徒也景敗元帝愛其才欲全之朝士多忌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詞句帝求而觀之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元帝大怒釘其舌於柱剜腸臠肉偉顏色自若劉璠梁典曰王偉洛陽人學通周易嘗在揭陽賦詩曰平明聽戰鼓薄暮敘存亡楚漢方龍鬬秦關陣未央至江陵繫獄以詩贈湘東嬖人曰趙一能為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十韻詩以布不死湘東愛其詞翰猶欲未誅左右疾之曰偉前作檄文言不順湘東取視乃斬之

郄昂與韋陟友善因話國朝宰相陟曰誰最無德昂誤對曰韋安石已而驚走出逢吉温於街中温問何此倉黄荅曰適與韋尚書話國朝宰相最無德者本欲言吉項誤云韋安石既知失言復鞭馬而走抵房相之第琯執手慰問之復以房融為對昂有時稱忽一日觸犯三人舉朝嗟嘆惟韋陟遂與之絶

顔平原不容於盧杞杞將出之平原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被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不忍見容

乎杞瞿然下拜而銜恨切骨

牛奇章赴舉時每為同袍見忽嘗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劉對客展卷飛筆點竄其文一時雖謝礲礪終為鞅鞅後劉轉汝州奇章出鎮漢南枉道至汝駐旌旄信宿酒酣以詩喻劉劉承詩意方悟往年改牛公文卷因作詩謝過牛公吟諷前意稍解移宴竟夕方整前驅范攄雲溪友議曰牛僧孺席上贈劉尚書詩曰粉署為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鬬尊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言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劉和詩曰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

病身㓜見相如成賦日後為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喜幸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

楊廉夫與倪元鎮嘗會飲於友人家時席有歌妓廉夫狂誕脫妓人鞋行酒令坐客傳飲元鎮素有潔病見之大怒翻案而起廉夫亦色變飲席遂散後二公竟不復面

語林卷三十